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唐代宫廷艳史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六十七回 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贼

玄宗避雨，走上剑阁去；登高一望，只觉山风削面，冷雨敲窗，景象十分凄楚。耳中又听得一阵阵铃声呜咽，便问高力士道：“你听那壁厢不住的声响，聒的人好不耐烦，高力士，看是什么东西？”高力士忙奏道：“那是树林中的雨声，和着檐前铃铎，随风而响。”玄宗道：“呀，这铃声钩得人心碎，这雨声打得人肠断，好不做美也！高力士，拿着玉箫来吹着，待朕歌一曲解闷儿。”高力士便从靴统中拿出一支玉箫来，吹着。玄宗依声唱道：

“ 杳杳旗旌背，残日风摇影；匹马崎岖怎暂停。只见阴云黯淡无昏暝，哀猿断肠，子规叫血，好叫人怕听。兀的不惨杀人也么哥！兀的不苦杀人也么哥！萧条恁生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；雨冷斜风扑面迎。”

玄宗唱完这第一阕，不觉喉中悲哽，略停了一停。高力士箫声又吹着第二折，玄宗接着唱道：

“ 淅淅零零，一片凄然心暗惊，遥听隔山隔树战，合风雨高响低鸣。一点一滴又一声，一点一滴又一声；和愁人血泪交

相进！对这伤情处，转自忆荒茔；白杨萧瑟雨纵横，此际孤魂凄冷，鬼火光寒，草间湿乱萤。只悔仓皇负了卿！负了卿，我独在人间，委实地不愿生。语娉婷，相将早晚伴幽冥。一恸空山寂，铃声相应，阁道峻赠，似我回肠恨怎平。”

玄宗唱到末一句，心中万分凄凉，便止不住掩面呜咽起来。高力士抛下玉箫，急上前劝慰。玄宗一时勾起了伤心，如何止得住，慌得那文武百官，都上阁来，跪求万岁爷暂免悲哀。

好容易劝住了玄宗的伤心，忽见递到太子的奏本，说太子率领诸亲贵，避难在灵武关。反贼安禄山，攻破京师，大掠宫廷；建设伪都于洛阳，自称天子。现由灵武郡太守郭子仪统带十万雄兵，收复京师，进逼洛阳，杀平贼寇，在指顾问事。请父皇回銮，早视朝政。玄宗看了这道奏章，略略开颜；便把太子奏本递与群臣观看，百官齐呼万岁。玄宗便与众大臣商议，京师不可一日无君，如今朕决意传位与太子，先在灵武设朝，俟郭子仪杀平贼寇，再回京师。文武官员听说玄宗欲退位，却齐声劝谏；无奈玄宗因死了贵妃，万事灰心。他看这天子之位，有如敝屣，一任百官如何劝说，玄宗便亲自写下诏书；当日遣发使臣，捧了传国玺册令，文武官员，一齐随同使臣回灵武关去，侍奉新天子登位。一面又下诏：拜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即率本军人马，火速进剿。众文武见劝不转玄宗的心意，只得辞别太上皇，回灵武去。玄宗亲自下阁，送众文武登程。这时风息雨止，高力士传谕军士们，前面起驾，一队人马簇拥着玄宗皇帝，依旧向万山丛沓中行去。

不多几天，便到了成都。玄宗太上皇，在行宫住下，依旧朝朝暮暮，想着杨贵妃，淌眼抹泪，长吁短叹地过着日子。这晚，玄宗在行宫中哭念贵妃，耳中听那风吹铁马，雨打梧桐，

哭倦了不觉伏案睡去。恍恍惚惚，又到了那马嵬坡下。只见那杨贵妃，颈上挂着白色罗巾，飘飘荡荡地从那座佛堂中出来；玄宗急抢上去，跟在后面。听杨贵妃一边走着，一边说道：“我杨玉环随驾西行，刚到马嵬驿内，不料六军变乱，立逼投缳。”说着，止不住嚶嚶啜泣。玄宗看了，心中万分怜惜，欲上去拉住妃子的衣袖劝慰一番；说也奇怪，任你如何奔跑，只见杨妃飘飘荡荡地走在前面，总是赶不上的。看杨妃哭泣一回，又追赶一回；走在一片荒野地方，她便站住了，望着前面烟树苍茫，贵妃又不禁凄苦起来。哭道：“不知圣驾此时到何处了！我一灵渺渺，飞出驿中，不免望着尘头，追随前去。”看杨贵妃在一条崎岖山路上，正一颠一蹶地赶着；转过山坡，前面树梢上露出一簇翠旗尖儿来，杨妃口中说道：“呀，好了，望见大驾，就在前面了！”不免疾忙赶上去。看贵妃拽着翠裙儿，又赶了一阵；忽见迎面起了一阵黑风，风过处，把眼前的道路遮断了，那翠盖旌旗都不见了。杨贵妃不由得大哭一声，坐倒在地，喊一声：“好苦啊！”便一声“天”一声“万岁”地哭嚷着。玄宗在一旁看着，好似万箭穿心，只苦得不能近身去劝慰，只远远地站着，高声喊道：“妃子，莫苦坏了身儿，有朕在此看管着你。”一任玄宗如何叫喊，那贵妃兀自不曾听得。

一转眼，见那边愁云苦雾之中又有个女子，躲躲闪闪地行来；待走近身旁看时，原来便是虢国夫人。只见她满脸血污，后面追上两上鬼卒来，喝道：“哪里去！”便上去一把揪住。那虢国夫人便哀声求告道：“奴家便是虢国夫人，当年万岁爷的阿姨。”那鬼卒大笑道：“原来就是你，你生前也忒受用了，如今且随我到枉死城中去！”说着，便不由分说，上去揪住一把云髻；玄宗看了，想起从前在曲江召幸的恩情，便扑身上前去救护，口中高喊：“大唐天子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一转眼，

那虢国夫人和二鬼卒，都失去了形迹。急向四面看时，那边又来一个男子，满身鲜血。飞奔前来，后面一群鬼卒，追打着那男子，跑到玄宗跟前，跪翻在地，不住地磕头求救道：“万岁爷，快救臣性命！”玄宗看时，原来便是杨国忠。正慌张的时候，那鬼卒赶上来，一把揪住杨国忠的衣领，大声喝道：“杨国忠，哪里走！”杨国忠用手抵抗着道：“呀，我是当朝宰相，方才被乱兵所害，你们做甚又来拦我？”那鬼卒骂道：“奸贼！俺奉阎王之命，特来拿你，还不快走！”杨国忠道：“你们赶到那里去？”那鬼卒冷笑着道：“向酆都城，教你剑树刀山上寻快活去！”正纷争着，那杨贵妃到了跟前，一见了杨国忠，便嚷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哥哥，好可怜人也！”杨国忠见了自家妹子，正要扑上前去招呼，那鬼卒如何容得，早用槌打着，脚踢着推推搡搡地去了。

那杨贵妃见捉了国忠去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想我哥哥如此，奴家岂能无罪。虽承圣上隆恩，赐我自尽，怕也不能消灭我的罪孽。且住，前途茫茫，一望无路，不如仍旧回马嵬驿中去，暂避几时。”说着，便转身找旧路行去。玄宗见贵妃在前面独自行走着，便在后面追赶着，口中高叫道：“妃子，快随朕回行宫去。”那杨妃却不曾听得，兀自在前面走着。玄宗如何肯舍，便一步一步地在后面跟着；看看走到马嵬西郊道北坎下，白杨树上，用刀尖儿挖着一行字道：“贵妃杨娘娘葬此。”玄宗看了，也止不住眼泪潮水似一般直涌出来。那杨贵妃的魂儿，见了树下一堆新土，也不禁悲悲切切地说道：“原来把我就埋在此处了！唉，玉环，玉环！这冷土荒茔，便是你的下场头了！且慢，我记得临死之时，曾吩咐高力士将金钗钿盒，与我殉葬，不知曾埋下否？就是果然埋下呵，还只怕这残尸败蜕，抱不牢这同心结儿！待我来对她叫唤一声，看是如何。杨玉环！杨玉

环！你的魂灵儿在此，我如今叫唤着你，你知也不知。可知道在世的时候，你原是我，我原是你。呀，你如今直怎地这般推眠装卧！”玄宗站在杨贵妃身后，也撑不住频频把袍袖儿提着泪珠。

正凄惶的时候，只见一个白髯老者，拄着拐杖行来。玄宗上去拉住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近俺妃子的葬地。”那老人见问，便道：“小神是此间马嵬坡土地，因奉西岳帝君之命，道贵妃杨玉环，原系蓬莱仙子，今死在吾神界内，特命将她肉身保护，魂魄安顿，以候玉旨。”说着，便上去，擎着手中的拂尘帚，向杨贵妃肩上一拂道：“兀那啼哭的，可是贵妃杨玉环鬼魂么？”杨妃答道：“奴家正是，老丈是何尊神？”那土地神说道：“吾神乃马嵬坡土地。”杨妃衿衽说道：“望神与奴做主。”土地神点着头道：“贵妃听我道来，你本是蓬莱一仙子，因微过谪落凡尘；今虽限满，但因生前罪孽深重，一时不得升仙。吾今奉岳帝敕旨，一来保护贵妃肉身，二来与贵妃解去冤结。”那土地神说着，伸手把杨贵妃颈子上的白罗巾解去。杨贵妃又向土地神道着万福，说：“多谢尊神！只不知奴与皇上，还有相见之日么？”土地神便摇着头道：“此事非小神所知，贵妃且在马嵬驿佛堂中暂住幽魂，待小神复旨去也。”那土地神一转身，便不见了。

玄宗看杨贵妃一人独立在白杨树下，便赶上前去，向她招手儿，口称：“妃子快随朕回行宫去，莫再在此凄凉驿店中栖身。”那杨妃却睬也不睬，一低头，向马嵬驿佛堂中走去。玄宗也跟进佛堂去，一闪眼，却失了妃子所在，抬头看时，只见满天星斗，寒月十分光辉。那杨贵妃又从屋子里转出来，走在庭心里，抬头望着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你看月淡星寒，又到黄昏时分，好不凄凉煞人！我想生前与皇上，在西宫行乐，何等

荣宠；今一旦红颜断送，白骨冤沉，冷驿荒垣，魂淹滞，有谁来怜惜奴身！”说着，从袖中拿出金钗钿盒来，在月光下把玩一回。只听杨贵妃凄凄地唱着《凉州曲》调道：

“看了这金钗儿双头比并，更钿盒同心相映；只指望两情坚，如金似钿，又怎知翻做断缢。若早知为断缢，枉自去将他留下了这伤心把柄。记得盒底夜香清，钗边晓镜明，有多少欢承爱领；但提起那恩情，怎教我重泉目瞑？苦只为钗和盒那夕的绸缪，翻成做杨玉环这些时的悲哽！”

玄宗听了，点头叹息道：“想朕在长生殿中，最爱听宫女们唱《凉州曲》调；不想如今听妃子唱出这凄凉声音来。”接着，又听杨贵妃叹道：“咳，我杨玉环生遭惨毒，死抱沉冤，或者能悔前愆，得有超拔之日，也未可知。且住，只想我在生所为，那一桩不是罪案。况且兄弟姊妹，挟势弄权，罪恶滔天，总皆由我，如何忏悔得尽。不免趁此星月之下，对天哀祷一番。”说着，她便在当庭扑地跪倒，对着那星月，深深下拜。口中祝告着道：“皇天皇天！念俺杨玉环呵，生前重重罪孽，折罚俺遭白绫之难；今夜俺对天忏悔，自知罪戾，望皇天宥我。只有那一点痴情，做鬼也未曾醒悟；想生前那万岁爷待我的一番恩爱，到如今纵令白骨不能重生，也拼着不愿投生。在九泉之下等待俺万岁到来，重证前盟。那土地神说我原是蓬莱仙子谴谪人间，天呵，只是奴家如何这般业重。不敢望重列仙班，只愿还我杨玉环旧日的婚姻。”玄宗听贵妃声声记念着万岁爷旧日的恩情，心中起了无限的感慨；又见杨贵妃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跪在庭心里，左右不见一个宫女伺候他，心中万分不舍。便扑向庭心去，想把杨贵妃抱在怀中安慰一番。

忽见那土地神又从门外进来，向杨玉环说道：“贵妃，吾神在此！”杨贵妃便道：“尊神命吾守在马嵬驿中，但此寂寞荒亭，又不见我那万岁爷，却叫我冷冷清清地一人守着，好怕煞人！”土地神说道：“贵妃不必悲伤，我今给发路引一纸，千里之内，任你魂游罢了。”贵妃接了路引，道声万福。土地神转身别去。杨贵妃得了路引，不觉喜道：“今番我得了路引，千里之内，任我游行，好不喜也！且住，我得了路引，此去成都都不远，待我看万岁爷去。”说着，便提着裙幅儿，向门外行去。玄宗见杨贵妃在前面走着，便急急追赶上去，口中高喊道：“妃子且慢走，待朕扶着你同行。”脚下愈跑愈快，口愈喊愈高，那杨贵妃却终是不能听得，独自一人，看她一颠一蹶地向荒山野路中行去。玄宗如何肯舍，便飞也似地赶去；忽被脚下石块一绊，一个倒栽葱，啊哟一声，睁开眼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

那高力士正拿手拍着自己肩头，一声一声“万岁万岁”地唤着。玄宗也不去睬他，只吩咐快开门儿，快迎接妃子去。说着，从被窝里直跳起来。高力士拿一袭龙袍，替万岁爷披在身上扶着，急急去开着房门看时，只见一片凉月，万籁无声，那一阵一阵冷风，吹在身上，令人打战。玄宗痴痴地望了半天，不觉哭道：“我那可怜的妃子！”高力士扶着，回至床上去睡倒，又是一番捣枕捶床的痛哭。高力士百般劝慰着，玄宗说：“妃子的魂儿，一定来在朕身旁了。”第二天下敕成都府，在行宫旁建造贵妃庙一座，招募高手匠人，用檀香木雕成杨贵妃生像一座。完工之日，先把生像送进宫了，由玄宗亲自送入庙来。

如今再说安禄山破了京师，得了许多美女财帛，便迁都到洛阳城中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。这一日，新宫落成，便大集

文武百官在新宫中，大开筵宴。那官员大半都是唐室的旧臣，如今见了安禄山，一般地也齐声高呼着“皇上万岁，万万岁！”安禄山高坐殿上，见了众官员，不觉哈哈大笑，说一声：“众卿平身！想孤家安禄山，自从范阳起兵，所向无敌，长驱直入，到得长安，那唐家皇帝，已逃入蜀中去了。眼看这锦绣江山，归吾掌握，好不快活！今日新宫落成，特设宴殿上，与众卿共乐太平。”接着，殿下轰雷似一声唤着：“万岁！”各自就坐，吃喝起来。酒至半酣，安禄山便传谕唤梨园子弟奏乐。那班梨园子弟，当殿奏着乐器，齐声唱道：

“当筵众乐奏钧天，旧日霓裳重按；歌遍，半入云中，半吹落风前。希见，除却了清虚洞府，只有那沉香亭院；今日个仙音法曲，不数大唐年！”

安禄山听罢曲子，不禁赞道：“奏得好！”便有张通儒出席奏道：“臣想天玉皇帝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教成此曲，今日却留与主上受用，真用齐天之福也！”安禄山听了，又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卿真言之有理，再上酒来。”殿上殿下，正在欢饮的时候，忽听得殿角上发出一缕冷冷的琵琶声音来，接着带哭的声儿唱道：

“幽州鼙鼓喧，万户蓬蒿，四野烽烟；叶堕空宫，忽惊闻歌弦。奇变，真个是天翻地覆，真个是人愁鬼怨。”

接着又大声哭唱道：

“我那天宝皇帝呵，金銮上百官拜舞，何日再朝天！”

这一声唱，把合殿的人都听了停杯垂泪。安禄山不觉大怒道：“呀，什么人啼哭？好奇怪！”孙孝哲出立当殿道：“是乐工李龟年。”安禄山喝一声：“拿上来！”当有值殿禁军，把李家龟年、彭年、鹤年弟兄三人，一齐揪在当殿。安禄山大声喝问道：“李龟年，孤家在此饮太平筵宴，你敢擅自啼哭，好生可恶！”李龟年到此时，却也面无惧色，厉声说道：“唉，安禄山，你本是失机边将，罪应斩首；幸蒙圣恩不杀，拜将封王。你不思报效朝廷，反敢称兵作乱，秽污神京，逼走圣驾，这罪恶贯盈，指日天兵到来，看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还说什么太平筵宴。”安禄山被李龟年骂得拍案大怒，大声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！这狗贼，骂得孤家如此凶恶，好恼好恼！孤家入登大位，臣下无不顺从；量你这狗乐工怎敢如此无礼！”说着，在殿上不住地拍案顿足，慌得左右大臣齐跪在当殿，奏道：“主上息怒，无知乐工，何足介意。如今命他重唱一折好的《凉州》曲子，赎过罪来。”李龟年也称愿唱一折新词儿，为诸位新贵人劝酒。合殿的官员，听李龟年说愿唱新曲，便大家替他求着，说：“看李龟年的新词唱得如何，倘再有冒犯，便当重罚。”安禄山被众官面求着，缓下气来，便对李龟年说道：“孤家念你是先朝的旧臣，宽恕你一二；如今众文武既替你求饶，看在众文武面上，这一个死罪，且寄在你身上。倘有不是，定当杀却。你可知道朕杀死雷海青之事么？那便是不敬孤家的模样。”

李龟年听了，也不说话，便有值殿太监，替他送过琵琶来。李龟年接在手里，琤琮琤琮地弹了一套，听他提高着嗓子，唱道：

“怪伊忒负恩，兽心假人面，怒发上冲冠！我虽是伶工微贱，也不似他朝臣腴腆！安禄山，你窃神器上逆皇天，少不得顷刻间尸横血溅。我掷琵琶将贼臣碎首报开元！”

他唱到这一句，猛不防擎起琵琶，向孙孝哲夹脸地打将过去；只听得一声惨叫，孙孝哲头也打破了，死在地下。那琵琶也打得粉也似碎，满殿的人齐声喝道：“这狗奴才该死该死，他辱骂俺们圣君贤臣不算，还敢当殿打死万岁的宠臣。”安禄山也高叫：“武士何在，快拉这贱奴出去看刀！”便有一队武士，应声上殿来，把这李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弟兄，横拽着拖下殿来。安禄山被李龟年骂了一场，酒也骂醒了，兴子也没有了，便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孤家心上不快，众卿且退。”众官员齐声答道：“领旨。”臣等恭送主上回宫。合殿的人，一齐跪倒；安禄山气愤愤地退进宫去。那孙孝哲的尸身，便有太监领去棺殓。众官员乘兴而来，没兴而返，纷纷退出殿去。一路上议论着道：“真是好笑，一个乐工，思量做起忠臣来了！难道我们吃太平筵宴的，倒吃差了不成。李龟年！李龟年！你毕竟是一个乐工，见识尚浅。”

谁知这李龟年弟兄三人，虽被武士揪出午门去，正要斩首，忽见那李猪儿手捧小黄旗，飞也似地赶出午门来，高叫：“刀下留人！主上吩咐，暂把李氏弟兄，寄在监中，好好看守着。”那武士们见李猪儿有小黄旗在手，便信以为真；又把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，推入刑部大牢中去关着。到半夜时分，便有一个短小身材的人，从屋檐上跳进大牢去，把李氏弟兄三人，一齐救出；拿绳子捆住身子，一一缢出城外去。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，得了性命，星夜向江南一路逃去。这救李龟年性命的人，便是李猪儿。李龟年原与猪儿不认识的，但猪儿为什么

却要一力救龟年三人性命呢？这其中却另有一层缘故：李龟年虽得了性命，却做梦也想不到这救命恩人，究竟为的是什么。

原来这孙孝哲的母亲孙氏，在安禄山后宫多年；只因生性淫荡，深得安禄山宠爱。后来安禄山反进潼关，又得了个民间妇人李氏。那天安禄山在行营中，左右不曾带得妇人，十分寂寞；便有手下军士，在民间搜得这妇人李氏，献进来。李氏长得娇艳面貌，白净身体，安禄山得了滋味，也十分宠爱起来。李氏前夫，生有一子，便是这李猪儿；安禄山因宠爱他母亲，便也收猪儿为义子。见他人材俊美，性格聪明，与自己儿子一般看待。一日，禄山酒醉，忽然现出猪头龙身；自道是个猪龙，必有天子之分，因把李氏儿子的名字，顺口唤作猪儿。现在果然做了皇帝，那孙孝哲的母亲，早已替安禄山生了儿子，取名庆恩；这庆恩却长成聪明秀美，安禄山欢喜得和希世活宝一般。从来说的，母以子贵；这安禄山既宠爱幼子，便把孙氏立做皇后，李氏立做贵妃。李猪儿见自己母亲，只做了一位贵妃，心中不甘；又加那孙孝哲因母亲做了皇后，便十分骄傲起来。二人常在宫中出入，大家不肯服气，见了面不是冷嘲热骂，便是相扭相打。

安禄山虽立孙氏做了皇后，但心中却甚是宠爱李氏；见孙孝哲和李猪儿两个拖油瓶，时常打吵，却也无法可治。李猪儿把这孙孝哲恨入骨髓，却暗暗地去与安禄山长子庆绪钩通一气。那庆绪现拜为大将军，手下有十万雄兵，帮着父亲东征西杀，功劳实是不小。满意此番父亲称帝，这太子的位份，总稳稳是自己的了；谁知安禄山因宠爱庆恩，颇有立庆恩为太子之意。那孙孝哲见主上欲立庆恩为太子，这庆恩和自己原是同母弟兄，将来弟弟做了皇帝，那哥哥总也逃不了封王进爵；因此极力替庆恩在外面拉拢一班大臣，要他们帮着庆恩，在安禄山

跟前进言，早早立庆恩为太子。这大将军庆绪，打听得这消息，心中如何不恨？李猪儿正也恨孙孝哲，便与庆绪钩通一气，一面也替庆绪在外面拉拢诸大臣，要他们帮着庆绪说话，劝安禄山立庆绪为太子；一来因庆绪年长，二来因庆绪有功。他们两家结党营私，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忽然见这不共戴天的仇家孙孝哲，被李龟年打死了，庆绪心中，如何不喜，李猪儿见无意中报了此仇，便一心要救李龟年弟兄三人的性命。他母亲正在后宫得宠，便由李氏偷得这小黄旗出来，救了李龟年的性命。李猪儿又自幼儿学得一身纵跳的本领，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；当夜李猪儿便亲自跳进刑部大牢去，把龟年、彭年、鹤年三人劫出牢来，偷偷地放他出城逃命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李暮题词看锦袜 杲卿割舌殉孤城

李龟年、李彭年、李鹤年弟兄三人，在玄宗宫中，充当乐工，不独俸给富厚，又因妙制《渭州》乐曲，深得天子的宠爱。在开元年中，李氏弟兄三人，在东都地方，大起第宅；广大崇隆，与当时公侯的府第相仿佛。玄宗特赐名通远里。龟年感激皇上的恩德，深入骨髓；只因安禄山也爱好音乐，便把梨园子弟，和李氏弟兄，都捉去洛阳宫中，听候召宣。那日龟年在当殿辱骂安禄山，自问必死；不料被那李猪儿救出大牢，放他弟兄三人，出城逃命。龟年沿路乞食，流落在江南地方；每见良辰美景，士人游宴，他便手抱琵琶，为人歌一曲《凉州》。听他歌曲的人，都不禁掩面流泪。打听得他是宫中乐工，便大家赏他些钱米。当时有一位诗人，名杜甫的，赠李龟年一首诗道：

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；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江南士人看着可怜，便大家凑集了些束修，请他传授琵琶；这李龟年弟兄三人，也只得暂在江南地方安身。

如今再说杨贵妃当日仓皇自缢在马嵬驿佛堂梨树下，遗落下锦袜一只；圣驾过去，有一王妈妈，去打扫佛堂，便拾得这

锦袜，收藏着，当作宝贝一般。这王妈妈，原在马嵬坡下，开一个冷酒铺儿度日；自从她拾得锦袜，被远近的住户知道了，都来铺中沽饮，兼看锦袜。那王妈妈收了人家酒钱，还要收看袜钱，生意顿时热闹起来。当时有一位书生，名李暮的，因被兵马拦阻，留在马嵬坡下；打听得王妈妈酒店中，藏有杨妃锦袜，便也赶来看袜。这李暮，是富家子弟，打扮得甚是整齐；王妈妈见了，急捧出一个锦盒来，送与李暮观看。李暮才打开盒儿，便觉异香扑鼻；拿在手中，又觉滑腻温柔。由不得连声赞道：“妙呀！”只见那一弯罗袜，四周绣着云凤；翻过袜底来看时，又绣着“臣李林甫恭献”一行小字。李暮拿在手中，翻来覆去地看着，爱不忍释。这时一旁走过一个道姑来，看着赞道：“好香艳的袜儿！”李暮道：“你看锦纹缜致，制度精工，光艳犹存，异香未散，真非人间之物也！”他说着，便向酒家要过一副笔砚来，就壁上题着一首词儿道：

“你看薄衬香绵，似一朵仙云轻又软；昔在黄金殿，小步无人见怜。今日酒垆边，等闲携展。只见线迹针痕，都砌就伤心怨。可惜了绝代佳人绝代冤！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！”

那道姑接过锦袜去，也细细地看着，不觉叹着气，说道：“我想太真娘娘，绝代红颜，风流顿歇；今日此袜虽存，佳人难再，真可叹也！”说着，也提起笔来，在李暮写的词儿后面，接着也写道：

“你看璎翠钩红，叶子花儿犹自工；不见双趺莹，一只留孤凤。空流落，恨何穷？马嵬残梦，倾国倾城，幻影成何用！莫对残丝忆旧踪，须信繁华逐晓风。”

李暮一边看那道姑在壁上题词，一面手中把玩着那只锦袜不释。忽见走过一个老人来，说道：“唉，官人看它作甚！我想天宝皇帝，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，朝欢暮乐，弄坏朝纲。致使干戈四起，生民涂炭。老汉残年向尽，遭此乱离；今日见那这只锦袜，好痛恨也！”他说着，夺过道姑手中的笔来，也在壁上写着一首词儿道：

“想当日一捻新裁，紧贴红莲着地开。六幅香裙盖，行动君先爱。唉！乐极惹非灾，万民遭害。今日里事去人亡，一物空留在。我暮睹香衲重痛哀，回想颠危泪乱揩！”

那老汉写毕，掷下笔来，兀自的跌足叹气。那王妈妈在一旁说道：“呀，这客官见了锦袜，为何着恼？敢是不肯出看钱么？”老汉听了，跳起来，喝道：“什么看钱！”王妈妈冷笑道：“原来是一个村老儿，看钱也不晓得。”那老汉听说他是村老儿，不禁咆哮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什么村老儿，俺万岁也见过来，却不曾见你这老淫妇！”王妈妈听他骂老淫妇，便顿时两眼直瞪，红筋直绽，赶上前去，一把揪住老汉的胸襟，要厮打起来。李暮忙上动劝住，说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不必斗口，待小生一并算钱与你罢了。”说着，便拉着老汉，又邀着那道姑去同桌饮酒。李暮动问名姓，那老汉便说是郭从谨，原是扶风野老，万岁驻蹕凤仪宫中时，曾进宫去献过饭来。如今要往华山访友，经过此马嵬坡下，走得乏了，特来沽饮三杯。那道姑说，是金陵女贞观主。彼此对饮着酒。那王妈妈来索回锦袜，道姑说道：“妈妈，我想太真娘娘，原是神仙转世；欲求喜舍此袜，带到金陵女贞观中供养仙真。未知许否？”那王妈妈笑